

论宋代题跋的学术特征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作为学术活动的衍生品,题跋学术特征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受宋代治学之风的影响。在学术思想上,题跋整体上显示出以儒学为正统的明显倾向。在治学理念上,题跋作者推崇勤思苦学,强调学者的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重视个人道德层面的实践与修养。在治学途径上,遵循博学穷究的原则,一方面,题跋所涉极广,视野宽广,显示出融会贯通、不主一家的学术胸怀;另一方面,治学门径细密严谨,题跋所涉虽小,也必定穷究本末。可见,宋人题跋是研究宋代学术风气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 宋代;题跋;学术特征;治学风气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6-0044-07

On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the Song Dynasty

WANG Xiaoli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s a derivative of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ce and Postscript were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academic wind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academic thought,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n the whole showed obvious tendency to Confucianism as the orthodoxy. In the scholarly attitude, the authors of Preface and Postscript respected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valued the practical spirit of personal moral level. In the scholarly approach, they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wide learning and deep digging. On the one hand, the rich Preface and Postscript showed the broad academic vision and the tolerance of the academic m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also highly praised for the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scholarly approach. Obviously, Preface and Postscript in the Song Dynasty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to study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Preface and Postscript;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atmosphere

“题跋一派,惟宋人当家。”^{[1][P28]}从文本的情况来看,两宋题跋与学术相关的占了大多数,有学者因此认为“研讨学问可以说是题跋文缘起的初衷,故学术类题跋可视为题跋文体的正宗”。^[2]宋代题跋虽然大多为短篇小章,并非专门的学术论文,但是却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思想,显示出两宋文人在治学

收稿日期:2015-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题跋文学研究”(编号:13BZW095)

作者简介:王晓骊(1970-),女,江苏苏州人,文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理念和治学门径方面的独特时代精神,是研究宋代学术风气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

一、以儒学为正统的学术思想

宋学的首要特征在于建立了以儒学为正统的学术体系。早在北宋咸平年间,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就上疏云:

臣又闻圣人之居守文之运者,将欲清化源,在乎正儒术。古之学者,简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学者,其书无涯,其道非一,是故学弥多,性弥乱。今为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诗、赋、策、论也。五常六艺之意,不遑探讨,其所习泛滥而无著,非徒不得专一,又使害生其中。若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题考试,主典籍而参以正史,至于诸子之书,必须辅于经、合于道者取之,过此并斥而不用,然后先策论,后诗赋,责治道之大体,舍声病之小疵。如是,则进士所习之书简,所学之文正,而成化之治兴矣。^{[3] (P531)}

张知白主张科举考试当以儒家经术为正统,“辅于经,合于道者取之”,以防止“学弥多,性弥乱”的弊端,获得了真宗的嘉许。虽然随着佛道思想的传播、类书的编纂和印刷术的普及,知识的获得途径日益丰富,个体的文化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这种类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狭隘主张未必能真正获得文人的影从,但是儒学在两宋却的确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两宋学人不遗余力地对儒学经典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投入的热情和精力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学术。文人们大多以通经为学问之本,而且也常以此勉励身边之人。如范仲淹自己“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4] (P587)}同时又教导年轻学者以儒学为根本“(张载)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5] (P381)}所以,宋代文人虽然不乏热衷于佛道者,但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还是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

题跋受短篇小章的篇幅限制,不大可能对儒学经义作详细深入的考订,但是以儒学为正统的思想在宋人题跋中随处可见。朱熹、魏了翁等理学家不必论,即以黄庭坚的题跋为例。山谷出入佛道,尤精于禅学,是黄龙祖心入室弟子,但其学术思想最终还是以儒学为本的,对此南宋黄震曾指出“公虽以流落无聊,平生好交僧人,游戏翰墨,要不过消遣世虑之为,而究其说垂芳百世者,实以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论说。”^{[6] (P788)}而山谷题跋亦颇可印证黄震之说。如黄庭坚《书赠韩琼秀才》论治学: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迄无全功。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事亲处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得失忧乐,一考之于书,然后尝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读史之法,考当世之盛衰,与君臣之离合。在朝之士,观其见危之大节;在野之士,观其奉身之大义。以其日力之余玩其华藻,以此心术作为文章,无不如意,何况翰墨与世俗之事哉。^{[7] (P655)}

这是黄庭坚对包括治经和读史在内的学术研究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此读书之精,固当以儒家经典为主;此用心之纯,则当以养心治性为本。不管是“事亲处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的日常生活,还是“考当世之盛衰,与君臣之离合”的学术生涯,抑或识人论事,都当“一考之于书”,即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根本和依据。

以儒学为正统的思想,让黄庭坚对那些持节砥砺、正直无偏的君子人格充满了由衷的仰慕之情。如他曾作《题魏郑公砥柱铭后》、《跋砥柱铭后》等题跋讴歌士大夫的砥柱之节,其最后一篇云“余观砥柱屹中流,阅颓波之东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于世道之风波,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夺其大节,则可以不为此石羞矣”;^{[7] (P699)}又《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观欧阳文忠在馆阁时与高司谏书,语气可以折冲万里。谪居夷陵,诗语豪壮不挫,理应如是”,赞赏欧阳修正直豪壮、不以穷通而易的高尚人格;^{[7] (P691)}《书幽芳亭》“兰盖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7] (P705)}借兰花赞扬安贫乐道、持节不改的君子品格。

黄庭坚题跋所包含的文艺思想也充满了儒家正统气息,如其著名的《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云“诗

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7] [P666]} 黄庭坚论诗,以“忠信笃敬”、“抱道而居”的人格为底蕴,追求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体现出对儒家文艺思想的忠实传承。他甚至认为书法的精要也在于此,其《书缙卷后》云“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7] [P674]} 由此可见,黄庭坚题跋所涵盖的学术思想,始终是以儒学为核心和基础的。

类似的情况广泛存在于文人题跋中,如欧阳修《集古录》所集虽不排斥佛老,但其宗儒思想是极为鲜明的,他常常激烈地批评佞佛崇道的士风,如:

呜呼!自圣人歿而异端起,战国、秦、汉以来,奇辞怪说纷然争出,不可胜数。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老之徒起于中国,而二患交攻,为吾儒者往往牵而从之。其卓然不惑者,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说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后汉公昉碑》)^{[8] [P40]}

比见当世知名士,方少壮时立排异说,及老病畏死,则归心释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胜叹哉!(《唐徐浩玄隐塔铭》)^{[8] [P151]}

再如张耒题跋多为读史偶作,其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即为儒学,如《读唐书》比较汉文帝与唐太宗之高下,以“诚”为尺度;^{[9] [P1]}《书宋齐丘化书》以儒家圣人“节情而不遣”批评老庄因提倡清净无情“而其末多流为智术刑名”^{[9] [P3]}等;又如叶适《吕子阳老子支离说》“周衰,诸子各私见为书,隳烈王道而自为曲学,聃其最甚者”,^{[10] [P9]}对老子的批评可谓无以复加。而两宋文人以题跋论诗谈艺、品评人物,充斥其中的也以儒家正统思想居多,如晁补之《黄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认为黄庭坚诗之所以“致思高远”因其“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李之仪《跋山谷读中兴颂诗》论诗以儒家经典和圣人之言为旨归;欧阳修评颜真卿书法,往往从其“忠义之节”出发,强调字如其人;^①陆游《跋王君仪待制易说》对通达经义的文人表现出由衷的敬仰之情;刘克庄《跋郑枢密与族子仲度诗》不论诗艺之高下,而论其“始于律己,终于爱民”,其《跋陈户曹诗卷》强调“诗之外义理无穷”,“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体现的都是儒家思想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叶适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其《跋刘克逊诗》云“诗虽极工而教自行,上规父祖,下率诸季,德艺兼成而家益大矣。”

此外,儒学的学术正统地位还表现在儒术对政治决策的指导意义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被普遍接受。李觏就曾撰《周礼致太平论》51篇,旨在从《周礼》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途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宋人题跋中有不少是可资政教的作品,如欧阳修《跋放生池碑》述王者之仁政,王回《书襄城公主事》严君臣夫妇之礼,王安石《读江南录》陈江南李氏亡国教训,苏轼《书鲜于子骏八咏后》责新法刻急伤民,曾巩《书魏郑公传》析谏诤之重要,徐积《书郑繁后》论宰相之难为,黄庭坚《书赠韩琼秀才》谈读书为学之道,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明盛衰治乱之理等。南宋题跋更多教化明志之作,诚如毛晋《鹤山题跋跋》所谓“无论严君子小人之辨,袞钺凛然,即偶载一句一物……亦寓表廉训俭之怀。所谓稻粱之养正,药石之伐邪。”^{[11] [P67]}

二、苦学勤思、重视履践的治学理念

在重视文治的政治风气之下,宋人普遍以“多读书”为人生重要目标,向学之心不以穷达而易。如理学家杨时两肘“不离书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张九成“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其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辄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12] [P14]}朱熹苦劝子弟读书“吾子读书,比复如何,只是专一勤苦,无不成就。第一更切检束操守,不可放逸。……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12] [P172]}郑樵发愿读尽古人

① 如《唐颜鲁公书残碑跋尾》、《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唐湖州石记》等诸跋尾,参见《集古录跋尾》卷八,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177、176页。

之书,乃至“夏不葛而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而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与景韦兄投字文枢密书》),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对苦学的推崇,不仅体现于专门的论学之文,题跋中亦不鲜见。宋代文人对好学之士总是不吝肯定推奖之词,如晁补之《题分甘亭记后》赞扬宗室赵彦修“不怀晏安之习,志学而慕义”;叶适《题朱晦庵帖》称道友人为政之余“不忘博学审问之功”;《题张渠云谷杂记后》推许张渠“笃志古学,出入群书”等等。在他们看来,学问是做人的根本: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颜师古等慈寺碑》跋尾“自古创业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刻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义,则非积学诚明之士,不能到也”,这是从君道的角度谈积学的重要性;刘克庄《跋唐察院文稿》“所贵乎士大夫者,学问也”,这是以学问为士行的根本,可以与黄庭坚“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记黄鲁直语》)之语对读。又有以学问为诗文创作之来源者,如黄庭坚《跋东坡乐府》:“(《卜算子》)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又如李弥逊《舍人林公时敷集句后序》评林震“敏博而文,读书过眼辄诵,自著及训解卷百有奇。……其用诗,上下数百年,凡二百八十家”,^{[13](卷22)}强调的都是以学问为诗的道理。宋人题跋篇幅繁多,多为平常积累所得,集腋成裘,积而成帙,都是文人勤读自励的见证。如欧阳修《集古录》“盖自庆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顾其勤至矣”,^{[4](P1847)}其跋尾400余篇往往随得随录,凝聚了作者十八年的心血。

除了苦学之外,宋人为学还有重思求新的特点。黄庭坚《论语断篇》曾云“近世学士大夫知好此书者已众,然宿学者尽心,故多自得;晚学者因人,故多不尽心。不尽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晓析诂训,不能心通性达,终无所得。”^{[7](P505)}对此,王安石的题跋文《书洪范传后》说得最为深切: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14](卷71)}

王安石认为,今之学者之所以不能明圣人之经,“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就在于无问无思。而叶适《薛常州论语小学后》则更为透彻地阐明了“自善其学”而不拘于一本一说的的重要性“不以其学诿万世共繇之学,必自善其学,其学善而能合乎万世共繇之学矣。若夫私其学者,非也。师虽有传,说虽有本,然而学者必自善,自善则聪明有闻也,义理有辩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万世所共繇不异矣。谓必用一说一本者,以学为诿者也。”^{[10](P2)}

对学者独立思考能力的强调,带来了宋代学术的飞跃式发展。相较于前代,宋代学者大胆质疑的学术勇气和自出新意的学术自信是让人惊讶的,即使是在篇幅短小、随意而为的题跋之中疑古经的风气也非常普遍。比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或因碑而疑史,或据史而疑碑,体现出大胆而审慎的学术态度。如卷六《唐裴光庭碑》因碑文及题额对《旧唐书·裴光庭传》玄宗“赐谥曰忠宪”的记载进行了质疑,认为当依碑文作“忠献”;^{[8](P142)}同卷《唐薛仁贵碑》因《旧唐书》及他书未载薛仁贵名礼而疑碑文所载为“后世文士或其子孙为增之也”。^{[8](P148)}又如刘克庄《跋方蒙仲诗》针对时对方蒙仲的批评,大力肯定蒙仲勇于疑古的精神“或谓卷中多诋诃古人,疑少推让者,然义理无穷,后生可畏,乌得但以辈行自高?”^{[15](P117)}潘彦庶《群书辩证》“谓古人之书,必待己而决”,对于这样的大言,叶适虽然“颇亦疑之”,但在细读此书后,他认为潘氏之论“中今日利害之实,然后信其的确有用地奇士也”(《题潘彦庶群书辩证》)。^{[10](P1)}此外,题跋中包含的文艺思想往往体现了宋人对创辟之功能的肯定和自出新意的学术追求。如欧阳修《隋太平寺碑》跋尾云“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几乎三王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岂其积习之势,其来也远,非久而众胜之,则不可以骤革也?是以群贤奋力,垦辟芟除,至于元和,然后芜秽荡平,嘉禾秀草争出,而葩华萼实灿然在目矣。”^{[8](P104)}就是从革除文

章积习的角度,全面肯定唐元和年间的古文运动。而黄庭坚《跋吴思道诗》“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叶适《题陈寿老文集后》称赞陈耆卿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强调的都是自铸新词的重要性。

宋人题跋不但强调独立思考能力,还非常重视个人道德层面的实践与修养,提倡“知则真知,行则笃行”^{[11] (P18)}的问学之道。如魏了翁《跋南轩与坐忘居士房公帖》批评以学为干利之具的世风:“自义理不兢,士不知有为己之学。丧志于记诵,减质于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为是射名干利之具,流风益远,颓俗莫返。”^{[11] (P2)}其《跋鲜于子骏帖》不论书法而云:“此帖虽游戏翰墨,而大要使人内观返照以求其在己者,学者循是而有得焉。”^{[11] (P6)}再如叶适一方面强调为文立志都要有补于世,所谓“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10] (P13)}另一方面则坚定地认为学问须“以身为本”,“则先王之法而载翼其身也”(《钱则甫字说》)^{[10] (P13)}毫无疑问,这是宋人重道德履践的文化传统在题跋中的蔓延。早在北宋,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就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4] (P1759)}学问的目的在于知古明道,更在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可见,宋人努力遵循着孔子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的治学理念,在实践层面形成了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的鲜明特色。

三、博学穷究的治学途径

清人虽然对宋学攻讦颇力,但也承认其“具有精微”^{[16] (P1)}的特点。所谓“具有”,指其研究范围,经史子集无所不有;所谓“精微”,指其细密严谨的治学门径,具体而言,就是以疑经为起点,以材料为依据,以考订为手段,以穷理为目标。

从博学的角度,“于书无所不读”是时人对学者的最佳评价,如王安石自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14] (卷73)}苏轼荐秦观于王安石,不仅论其为人,评其诗文,而且强调少游“博综史学,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此类未易一一数也”(《与王荆公二首》)^{[17] (P1444)}这一学术视野对题跋最直接的影响就在于题跋所涉极广,经史子集、诗文古籍、书画金石,无所不题。从更深层次而言,博学宽广的视野带来的是融会贯通、不主一家的学术胸怀。宋代文人中虽然不乏坚定的儒家学者,但他们并不盲目排斥佛道两家。如南宋叶适《题张君所注佛书》:“世之儒者不知其浅深,猥欲强为攘斥,然反以中国之学佐佑异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于道鲜矣。”^{[10] (P7)}他虽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他并不盲目排佛,认为不谙佛学,不读佛经,无以攘佛,可见其学术态度是颇为开放宽容的。

从“精微”的角度,宋人之疑经并非虚妄的凭空猜疑,而是以此为起点爬梳材料,寻绎研究。比如欧阳修论《诗》不轻从前人,并非为了务立新奇,自矜其能,而是“本于和气和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16] (P121)}新观点、新结论的获得当然不仅需要平心静气的治学心态,而且更需要科学的治学方法。诚如陈傅良《跋姚次韩所藏苏老泉修礼书堂帖后》所论“如研论事物,顾据于口耳之传,其然岂其然乎?”^{[18] (P16)}在这一方面,宋人特擅“穷究”之法,既要穷究本末,又要穷究其理。刘克庄《跋方蒙仲诗》云:“事有可疑,虽断编缺简,千岁之远,必欲研寻也;理有未然,虽浮名虚誉,一世所宗,不可随和也。”^{[15] (P116)}可见,在宋代学者的眼中,口耳之传、浮名虚誉都不足据,能够依据的就只有确凿的材料和精密的考订了。从整体而言,宋人学术题跋虽也有空泛溢美之辞,但大多数都体现出重视材料、重视证据的学术精神,完全可看作学术札记或评论。如欧阳修自述其《集古录》“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8] (P1)}可见他对金石古物的收藏并非徒出于玩好,而具有以之为史料,纠史传之讹谬的明确学术目的。《集古录跋尾》因其缜密的研究路径而为

后代学者所激赏。傅斯年先生提倡“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19] [P5]}的史学研究方法“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材料的同时人。”^{[19] [P5]}他认为“以金石证经典虽为较近之事,然以石文校史事,宋朝人已能为之”,并举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魏受禅碑》为例,感慨说“北宋人的史学分析工夫到这个地步,所以才能有《唐书》、《通鉴》那样的制作”。^{[19] [P22-23]}此后,赵明诚《金石录跋尾》继承了《集古录》的学术传统,“以器物碑铭验证前史”,^{[20] [P4]}也显示出以材料为依据,考信求实的学术态度。除了这些有着明确学术特征的专门题跋集,宋人的很多单篇题跋也因其可信的材料和缜密的考订而颇具学术价值。如洪迈《跋孔安国尚书注》就是从材料出发的考订之作:

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于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于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1] [P2]}

即以《说苑》所引和史料相对举,以补今本《古文尚书》之所阙。又如其《跋开元天宝遗事》,^{[1] [P7]}列举《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姚元崇开元初为翰林学士”、“郭元振为张嘉贞婿”、“张九龄未尝及杨国忠之门”、“张九龄览苏颋文卷”等数条之虚妄浅鄙,要言不烦,证据确凿,也是偏于考订的学术札记。

宋人重视材料、穷究本末的严肃态度使他们的学术评价更为审慎客观,如陆游《跋历代陵名》批评南宋文人喜刻书却不校讎的文化风气“今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讎,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叹。”^{[21] [P8]}叶适虽然对张湜《云谷杂记》颇为推许,但并非一味溢美,仍以学术探讨的态度指出书中所论《泊宅编》花书名一条,义有未安,“当更考证”(《题张湜云谷杂记后》)。^{[10] [P8]}陈傅良《题张之望文卷后》论刘知几《史通》:“上下数千载间,掇击略尽,盖割然似庖丁解牛,手触足履,动中节会矣。至不见全牛,一节未识,知几尚费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强博能到。”^{[18] [P4]}推举的就是其“一节未识,尚费若干年”的学术精神。

宋人在“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22] (卷3)}的同时,也重视慎思明辨的穷理功夫。王安石曾自述其学曰“惟理是求。有合于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23] [P47]}朱熹则云:“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24] [P7]}宋人所作题跋因此表现出相同的倾向。如叶适《进故事》论述穷理的原因“理微而无形,故察之欲逆,逆则止,止则思,思则理明,心融意浹而群疑冰释”;^{[10] [P3]}魏了翁《跋南轩与坐忘居士房公帖》对“旁搜博取,以求其会,心有未释,亦不敢有爱于言,将以究诘其疑,图为真是之归”^{[11] [P2]}的学风气大加赞赏。由此可见,在宋代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叶适《题姚令威西溪集》),^{[10] [P16]}成为贯穿于学术性题跋的重要精神。

自清代以来,宋代学术曾饱受空疏之讥,乃至“乾嘉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25] [P341]}不过这一论断早已因其简单和武断被学者所摒弃,如王国维、钱穆、柳诒徵、陈寅恪、傅斯年等人都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宋代学术地位进行了新的评价。对于宋代学术的开创性成就,张舜徽先生曾作如下总结“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们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26] [P245]}从文体分类来看,题跋属于杂文系列,往往出于“无聊仓卒”^{[4] [P1847]}之际,毋庸讳言,其中不乏应酬之作和游戏之文。然而,一旦涉及学问,文人们就显示出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不盲从,不妄言,其学术品格尤其值得尊敬。从这一角度而言,张舜徽先生的评价绝非溢美之词。

参考文献:

- [1]洪 迈.容斋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朱迎平.宋代题跋文的勃兴及其文化意蕴[J].文学遗产,2000(4).
- [3]毕 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5]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A].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6]黄 震.黄氏日抄·读文集[A].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7]刘 琳等.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 [8]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 [9]张 耒.宛丘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0]叶 适.水心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1]魏了翁.鹤山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2]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李弥逊.筠溪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 [15]刘克庄.后村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6]永 瑤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7]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陈傅良.止斋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9]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20]赵明诚.金石录校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 [21]陆 游.放翁题跋[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易童子问[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 [23]惠 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4]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5]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6]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

(责任编辑:张立荣)